

[岁月山河]

感恩河

■ 吴长辉

一位西装革履、年逾花甲、阔别家乡多年的老人，前些日子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。乡邻们热情地款待这位归来的游子。给他泡最好的茶，给他拿来最好的矿泉水和饮料，可他一概不喝。他说要喝河水的水。有人说，那就去挑一担回来煮了让你喝个够吧。他说不，他要到河里去喝。于是，人们便簇拥着他走到河边。他不脱鞋、不卷裤腿便直接走到没了膝盖的河心，然后俯下身子就着河咕噜咕咚地喝起水来。喝够了便喊着说：真甜啊，真舒服啊！

这位老人喝的就是感恩河的水。感恩河是海南第五大河，感恩河从感城镇东部山区缓缓地走下来，逶迤着向西悠去，穿越感恩平腹地，过了感恩大桥后，便从容地拐了一个弯，心甘情愿地向西北注入北部湾。

都说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可清得见底的感恩河却偏偏养育了许多鱼虾蟹蛤。沿河两岸的村民，白天可用各式网具抓鱼，晚上亦可一手提着汽灯，一手抓着用竹做成的鱼罩抓鱼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感恩河里每个晚上总会亮着几十盏抓鱼的汽灯。小时候，我父亲和邻居的叔叔经常联手晚上去罩鱼。一个晚上总能抓到二三斤鱼虾蟹蛤。知道父亲去抓鱼，我总是不睡觉，要等父亲回来煮了鱼，吃些鱼喝点汤。

小时候有个伙伴，他年长我两岁，很能抓鱼。只见他右肩扛着三角网兜，左手拿着一根一米多长的小竹竿，找到我说，去抓鱼，这种天气抓鱼最好。按惯例我抓了几根稻草就屁颠屁颠地跟着他去了。水深的地方或鱼多的时候，他就用三角网兜打捞。水浅的地方，只见他用小竹竿左点右点阻挡，那鱼稳了呆了的时候，他就扑上去双手一抓，“阿辉，鱼”，他大喊一声，随手把鱼扔到河岸的河滩上，我则抓了穿在稻草上。他最会抓泥鳅，而感恩河里的泥鳅也最多。他见到泥鳅，小竹竿一点，那泥鳅便钻进沙里，他双手一合便抓到了。有时候他踩到了藏在沙里的泥鳅，便脚一用力踩稳了，双手从脚掌下把踩得半死的泥鳅抓到了。两个钟头下来，抓到的鱼穿满了几根稻草，约有两斤多，他给了我一半，回家让母亲拿扁豆浆煮了够家里人吃一天呢。

虽说感恩河是东方人民的母亲河，但得利受益最直接最多的则是感城镇人民，尤其是感恩城人民，感恩河毕竟是绕城而过流入大海的啊。感恩河除了灌溉田野外，还供世世代代的感恩城人沐浴，供世世代代的感恩城人吃喝。人们劳作了一天，傍晚时分便纷纷到河里洗澡。人们洗走了汗水和污垢，洗走了困顿和疲劳，洗来了轻松与清爽，洗来了精神和力量。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或五更鸡鸣时，河水最干净了，妇女们便到河里挑水，一担一担的往大水缸里倒，以备一天的吃喝和用它。以前，感恩城的人是不喝开水也不喝茶的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饿了、渴了，掀起水缸盖葫芦瓢一舀，仰头便喝。也不见喝出什么毛病来，倒是喝出了感恩城的姑娘美如水呀，感恩城的少年壮如山啊……

自从建了水塔，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，人们便不再去河里挑水吃了，也少有人到河里洗澡了，但吃的用的自来水依然是感恩河的水。离不开感恩河啊！现在，感恩河已失去了以往的青春和美丽，没有了往昔的欢声笑语，日渐衰老和丑陋了。现在的感恩河靠的是雨水和洪水，山里下了大雨，洪水便漫过水库石坝，不顾一切地顺着河道往西冲。这时，感恩河满满当当的都是泛着光的水。一个月夜，我独自一人坐在感恩河的入海口边，听那哗啦啦的流水声，觉得极了。增长了叙述的如泣如诉的感恩民歌啊！值得欣慰的是，听说政府已决定斥资整治感恩河，筑堤、挖深河道、清洁河水、河床、筑坝蓄水、绿化、开发建设两岸。不久的将来，感恩河必以美丽的面貌展现在感恩平原上，继续以母亲的乳汁涵养着感恩福地。

毛毛细雨从天上往下撒……经过一场洪水洗劫过的永和村委会，乡亲们显得那样的平静，那样的安详。人们在为村党支部书记符永方举行追悼大会，村委会办公室前悬挂着用白纸黑字写成的“符永方同志永垂不朽”！

乡亲们从十里八乡赶来了，他们来为老符作最后的送行。

“符永方同志追悼大会现在开始——”镇委书记陈和兴主持追悼大会，他的语调低沉，下一个请镇长李育光致悼词——

“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逝世，由县长致悼词，这不光在 A 县是第一次，就在全省也数首的。

李县长在符永方遗体前做了三鞠躬之后说：“符永方同志在这次抗洪救灾中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多次组织指挥群众安全转移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。因积劳成疾，他以身殉职……，符永方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，是优秀的农村基层带头人，我们……”李县长的喉咙似乎哽咽了，他停了片刻才把悼词念完。

随着哀乐响起，场内的人们痛哭失声……

李县长走到符永方遗孀前，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永方是个好同志，我们将永远记住他……”

“是老符把我的两个孙子从屋顶上救出来的，他是好人啊……”这时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阿婆拉着李县长的手哭喊道：“老符是

[展痕处处]

性格鲜明的城市，才是有文化品味的城市。你听说过一个城市是鸟的性格吗？厦门就是一座具有鹭鸟性格的城市，和白鹭一样，温馨而娴静，高雅而玲珑，她因此也叫鹭岛。人和白鹭在这里和睦相处，是白鹭温婉的形象感染了厦门人，还是厦门人娴雅的风民吸引了白鹭？这个白色的精灵扇动她美丽的翅膀，在人们身边从容地落下，从人们头上缓缓地起飞，在人们的视线中优雅地盘旋……对于这样一座祥和的城市，你要轻轻地接近它，悄悄地走进它，谁也舍不得打扰这些煽动着和风的翅膀，谁也不愿意侵扰这份鸟相守的安宁。

也有人说，厦门的性格是凤凰树的性格。她红得像一团涌动的火，远远就能吸引你的目光；红得像一片燃烧的情，越近越让你如痴如醉。没有妖艳地怒放，红艳艳的凤凰树温柔而不热烈；不似野花的放纵，红灿灿的凤凰树温和而不燥动；婷婷地张开富丽的华盖，红彤彤的凤凰树温文而不喧嚣；静静地守望爱她的人们，红扑扑的凤凰树温馨而不浮华。是谁，在什么时候，种下了这许多美丽的花树，把厦门人脸上的微笑也映得比花红！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，每一棵灿烂

的凤凰树，都好像是厦门人灿烂的微笑，每一个微笑的厦门人，就是一棵灿烂的凤凰树。厦门，一个微笑地灿烂着的城市，一个灿烂地微笑着的城市，一个被凤凰树辉映的紅红火火的别样世界。

还有人说，厦门的性格是三角梅的性格。温和的厦门人就像三角梅一样质朴，在质朴中美丽，在温馨中鲜艳。的确，三角梅是厦门的花市，古称“九重葛”，亦称“紫茉莉”，北方多叫“叶子花”，广州人叫它“勒杜鹃”，在香港又叫“宝巾花”。这么多种称谓，这么多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，这说明三角梅只是一种普普通通的花，而且也并非厦门所独有。但是偏偏就是这样一种普通的花，独为厦门人所钟爱，一个四季都开花，正所谓“独傲红颜长不逝，春风来去总留情”。

其实，质朴的三角梅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都常年花开不败，这些城市也都争相把三角梅奉为市花，如云南的临泸市，福建的三明市，广东的深圳、珠海、惠州、江门等，非洲的赞比亚更是把三角梅奉为国花。不过，尽管身兼数职，三角梅还是在厦门开得最美丽、最灿烂，这也许是因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，有一首诗就叫《三角梅》，是她和她的诗，把厦门大街小巷的三角梅，把院落屋角的三角梅，把田间地头的三角梅，把一朵朵、一

一枝枝、一串串、一簇簇、一片片的三角梅，把红的、粉的、紫的、白的三角梅，把从春开到冬、从冬开到春的三角梅，把不择贫富在城市的花坛里、在农家的篱笆下一样怒放的三角梅，把花就是叶子、叶子就是花的三角梅的完美性格，抒写得淋漓尽致——是喧闹的花瀑，披挂寂寞的石壁，最有限的营养，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。是华贵的亭伞，为野荒遮蔽风雨，越是生冷的地方，越显得放浪、美丽。不拘街头路旁，无论草坡、石隙，只要阳光常年有，春夏秋冬，都是你的花期。啊，抬头是你，低头是你，闭上眼睛还是你。

这便是柔软的力量。舒婷的诗不仅借柔弱而坚韧的三角梅，歌唱了厦门人诗一般柔美而坚强的品格，也用三角梅无处不

鹭舞厦门

■ 傅扬

在、无时不开的美丽，显示了诗歌柔美而绚丽的魅力。也许，正是这一首诗歌，塑造而不是描述了厦门这个城市的性格。

厦门的日光岩下，不只有一年四季常开不败的三角梅，不只有委婉朦胧的诗歌的吟唱，更有那永远的琴声，伴着永远的海涛拍打岩石的鼓浪。这是厦门的另一种柔软的力量。相信每一个来到厦门的人，都会静静地倾听，静静地冥想，就像轻轻地走近白鹭的身边，就像悄悄地走进凤凰树红色的花冠下，就像小心翼翼地闻那三角梅的暗香，人们就是这样来追寻鼓浪屿的声音，来倾听心声在这里与大海和山石的回响。

如果说飞翔的白鹭是厦门的形象，火红凤凰树和柔美的三角梅是厦门的性格，那么如影随形的音乐、飘而不散的音乐、无法抗拒的音乐、记忆犹新的音乐，就是厦门的灵魂。在厦门，所有的景物都是音乐的元素，所有的律动都是五彩的音符。每一栋建筑，高的、矮的、大的、小的、新的、旧的，都是音乐变化无穷的节奏，丰富而又和谐；每一条马路，长的、短的、宽的、窄的、弯的、直的，都是音乐魂牵梦萦的旋律，复杂而又流畅。白天夜晚，厦门的时光，流淌在音乐的节奏中，每一个时辰都有不同的华彩；春夏秋冬，厦门的季节，变化在音乐的旋律里，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乐章。但是，无论怎样，厦门最美妙的音乐，总是在鼓浪屿，鼓浪屿是厦门音乐的殿堂，也是厦门精神永远的守望。

春天的鼓浪屿，清晨是她轻快的奏鸣曲，霞光在嫩绿的树叶上跳跃，黄色的海浪在微风中渐渐醒来，晨练的老人在树下舞动出健康的剪影，翠鸟叽叽喳喳在别墅的园中悄悄地喧闹。厦门的春天，有的是鲜花，有的是色彩，有的是阳光下的湿润，

有不恋都市繁华喧闹，
辞别情侣阔别家乡。
五湖四海相聚琼崖，
安营扎寨鹦哥岭下。

隐忍疲惫守着孤寂，
为的是千家万户的家园。
嚼方便面挨着出咬，
图的是山更绿水更蓝。

数字库中，

[人生况味]

为人·为德·为文

——冯仁鸿印象

■ 王国雄

责，扎实深入，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。在东方县新华书店工作期间，他每周都要为《读者之窗》编写一、两篇古今中外《作家与作品》评价，得到了当时广东省的好评，鼓励他将来集结成书店的《营业员手册》。文革前，他已写了 200 多篇，约 60 万字，后因文革开始而夭折。他 1962 年写下的七言古诗《访白水黎啊》，把白沙县黎黎的习俗，描绘得真实生动，细致入微，对研究海南西部黎族人民生活习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八十年代调回海口科协工作后，他更加专注于民情民俗、风土人文的研究，撰写的文史资料更具准确性和权威性。1992 年，他参加《中国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》，其论文《海南古代沿革及共郡县探讨》的开头部分，从地质、动物的变化推论琼州海峡陷落的年代，受到了与会专家

学者的肯定与好评。在他的著作《琼崖史海钩沉》中，收有《海南岛的山岭》、《海南岛十大江河》；在诗词选注《天涯无处无奇观》一书中，他选取入的海南历代名人 200 多位、300 首诗词，共集注、索引 2000 多条。生活在海南的人，对海南的山川地名，看似非常熟悉，实则不甚了了。但阅读他的著作后，总觉拨开迷雾，豁然开朗之感。

海南方言繁杂，研究地方史志，不学习地方方言是不成的。在这方面，冯仁鸿有独树一帜的功力。五指山区是黎苗民族的聚居地，其地名以音译居多。如海南话的“什”、“三”，普通话的“大”，都是黎话“田”之意；“炮”、“泡”是“沙”之义。乐东县有个“大炮”村，有人认为是因该村靠近某机场，有大炮保护而得名。但村中的老人说，该村已存在数百年了，而这个机场则是上

此时，洪水已浸到他们的腰间了。“有人吗——”“还没有有人呀——”没有回音。符永方已经走了十几户人家了，他心想，看来乡亲们撤离的差不多了。当他走到一个五保户老人家里敲门进去时，只见两位老人慌乱地要往自家的屋顶上爬。“快下来，跟我走！”没等两位老人说什么，符永方背起老阿婆，用手拉着老阿公往外走。等把他俩转移到安全地方之后，符永方又返回村里。

“有人吗——”“还没有有人呀——”符永方又挨家挨户地喊道，对了，他突然想起，今天早上他带着村干部到村里作动员时，还有一人残疾人家。“有人吗——”，符永方推门进去。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。只见房屋的中央一张八仙桌上，两位残疾老人坐在上面抱成一团哭着。

“快，跟我走！”符永方大声喊道。

“不走了。死，俺俩也要死在一起了！”男的哭着说。

“有党和政府，怎能让你们死！走，你坐着别动，等一会我回来接你。”符永方说着背着男的就往外走。

“快，这屋里还有人。”符永方招呼前来

所以她的春天的奏鸣曲，也是水彩一般，带着清晨的露水，清新而香甜。

夏天的鼓浪屿，夜晚是她深情的咏叹调，听海的人，只闻涛声不见海浪。朦胧中的鼓浪石，守望着大海深沉的呼吸，远处的灯火，一边是星星点点的金门军哨，一边是灿烂辉煌的市区街道，和平与安宁就在这看不见的对峙之中，鹭岛的夏夜，深蓝色的咏叹调有些黑色的沉重，有些回首往事的忧伤。

秋天的鼓浪屿，正午是她永远的回旋曲，所有的音乐都像在午睡中一样，有些倦倦地凝固在一栋栋百年老屋中，被时光随意地雕刻在斑驳陆离的别墅的墙上。巨大的榕树生出来无数条根须，在寂寞和无奈中把一块块倔强的岩石紧紧地缠绕，也紧紧地缠绕住悠悠的钢琴声，还有幽幽的小提琴声，隐隐的萨克斯声，它们像是从断垣残墙中、从生锈的铁门背后、从雕花的落地窗缝里钻出来的一样，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让人生出来无限的遐想。

冬天的鼓浪屿，起雾的时候是她神奇的协奏曲，汽笛拉开白雾的帷幕，轮渡在看不见的航线上启航，有一种神圣的旋律漂浮在薄薄的白雾中，白雾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，漂浮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，飘浮在鼓浪屿的树林间，让一幢幢别墅只露出上面的屋顶，整个厦门都变成了一个在音乐中随雾漂浮的童话世界。

走进厦门，思考厦门，你定然能感觉到，这的确是一个极富有性格的城市。这个城市用音乐塑造了白鹭娴静的优雅，用凤凰树装点白鹭翱翔的温馨的天空，用诗歌刻画了三角梅的柔美，用柔美的三角梅为白鹭栖息的海边装点历史的时光，让如鼓的海浪为如诗如画的生活演奏永远的乐章。

[诗 页]

丛林深处

■ 陈正优

一数一码心血凝。
档案馆里，
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千言万语的说服，
让人们放下猎枪。
千沟万壑的巡逻，
让人们刀下留情。

有了你们的身影，
被追索的云豹才找到安全岛。
有了你们的付出，
濒危的坡齿才叶茂妖娆。

绿色宝岛，
我们共同的拥有。
绿色崛起，
我们共同的襟襟。

数字库中，

世纪六十年代才建的。后来经冯仁鸿拆字闻义，才将该村确定为“沙田村”。亚洲论坛所在地“博鳌”，有人在报纸上解释：“博”是“博大”，“鳌”是“海龟”，因有渔民在此捕获一硕大海龟而得名。而冯仁鸿却根据自己了解的古俚民方言，得出“博”是“口”的意思，“鳌”是指到处都是水环绕着的小岛，即万泉河海口岛屿诸多之义。此一观点，得到了行家们的一致认可。冯仁鸿还以自己渊博的地方史知识，为人们解惑释疑。2007 年 3 月 23 日的世界气象日，海口一家报纸介绍气象知识时提到“明正德丙寅冬，万州飘雪。”语焉不详，且万州在琼东南，地处热带，使人疑之。冯先生阅报后，将自己收藏的明代万州人王世享（曾任广西宣化知县）的诗作《古·万州雪》给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。该诗详细记述了当时万州城、东山岭岁寒飘雪的情景，引起了街头巷尾、茶楼酒肆不少市民的热议。冯先生的博学由此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让我尤为感动的是，这样的一位资深学者，却十分难得地质朴、谦虚、随和、可亲。他心平气和，从不倚老卖老，不摆架子。不论何人求教于他，他都倾其所能，悉心纾解。因此，他身边经常围有学者、记者、学生。这也是冯仁鸿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。

救援的人说。来到镇里安排的灾民临时安置点，符永方布置村干部带头清点各村的人数。“乡亲们，大家不要惊慌。咱们的家被洪水淹没了，但党和政府保证咱们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被子盖。咱们家里的鸡、鸭、鹅被洪水冲走了，甚至有的房屋被洪水冲倒了，这些都不怕，等洪水退了，俺大伙回去重建起来，把鸡、鸭、鹅养起来，六畜兴旺！只要有人在，俺天大的困难都不怕……”

“俺的两个孙子不见了，快救救他俩吧！”符永方正在跟乡亲们讲话，这时，一位老阿婆走到前拉着永方的手哭喊着。

“走！到和谐村去！”看到老阿婆哭喊着，符永方二话不说招呼在场的几位村干部又出去了。

从大前天夜里通知说，万泉河上游的牛路岭水库要泄洪，要求下游两边的村庄要组织好群众撤离。至今，符永方已经三天三夜未合过眼了。他带领村干部白天黑夜走村串户，挨家挨户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，要确保不被洪水淹没一户人家，确保不让洪水冲走一只大由于连续熬夜，他那双眼睛红肿得像两只大灯泡，平时特别有神的眼睛已失去了光彩，显得黯然无光。此时，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，雨仍然下个不停，天空似乎被捅破了，倾盆大雨往下泻……

和谐村大部分的屋檐已被洪水浸过顶了，顺着应急灯照过去，只见屋顶上几只小猫在尖叫着。符永方坐在摇摇晃晃的小冲锋舟上，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，他喊了一声，用手捂着胸口。

[浮世逸草]

偷青

■ 李善传

偷青是当地一个很有趣的习俗。就是正月十四晚，孩子们到菜地里偷摘瓜果青菜。据说，这个晚上，孩子们到菜地去，偷来瓜果青菜，煮熟吃了，就明目耳清，人也变得聪明。当然，孩子们偷了谁家的瓜果青菜，主人不能抓，不能赶，甚至不能骂，要，这一年他家的菜地就收成不好。

正月十四到了。天一亮，胖六就挨家挨户来凑钱，忙完又到长坡墟买面条。他是孩子王，油米酱醋柴和碗瓢盆他都想得很仔细，很周全。春节刚过不久，谁都有压岁钱，三毛五毛，谁都乐意凑份。

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十点，村庄睡熟了。胖六早就等急了，拽着他的手说，走，偷青去。月光泻下一地淡银色的清辉，远处的村庄上盖着薄雾，好像披上一件乳白色的轻纱，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泥土味。

从村子到北面大水渠，大约百十米，这之间是灌木与菜地。田埂上尽是一些没膝的杂草，几乎要覆盖了小路。我们攀过乱坟头，蹑手蹑脚摸到田间的垄上。我们特意到根伯的菜地来偷。这糟老头很狠。去年偷青节前，他一口气挑十几担猪尿人尿泼在菜叶上，臭气熏天，让人不敢偷，今年偏来偷他的。菜地边隐隐约约约有人影，那烟头明灭，闪烁着一片红光。根伯扛着一把锄头，在田埂上来回走动，好像电影里的国军哨兵。胖六作了个停止的手势，对着他的影子吓了一口，骂道，这糟老头，偷青你也来守牢。各番禺大家匍匐在垄沟里，脸贴着泥土，像蛇一样向前爬去。我不小心撞在豆棚杆上，几只夜宿的小鸟哗啦啦从头顶飞起来。根伯探过头来瞅了瞅，大概没发现什么，故意咳了几声，好像在说，有人在呢，偷菜到别处去。趁着他撒泡尿的功夫，我们顺手牵羊，摘了两条黄瓜，几个西红柿，又撘了把“荷兰豆”。胖六悄悄地招手说，坏了，我们可能被他发现了，撤！四下里响起“唵哪唵哪”的脚步声。有人摔倒在田垄里，啃了一口泥，有人把鞋也走掉了，赤着一只脚。到水渠边，衣服都未脱，齐刷刷一跃，跳到水中。根伯气急败坏的喊，别跑，孩子们，小心水里。我们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对岸，根伯见我们没事，数落了我们几句，就走了。我目光呆呆地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突然觉得心里很愧疚。他无儿无女，孤身一人，日子过得很清苦，种点菜不容易。胖六提议说，咱真不该偷他的东西，明天掰几捆甘蔗叶偷偷扔到牛栏帮他喂牛。大家纷纷赞成。

月亮暗淡了些，我悄悄地问，接下来咱拔谁家的呢？胖六说，拔来福家的，昨天我路过他家门，他家的大黑狗窜出头来追我哩。我说，也好，谁叫他不要凑份呢？不过，他娘泼辣，骂起来咋办？胖六吃吃地笑了起来，从衣袋里抖出一包盐，得意地说，她敢吗？我奶奶说了，谁骂咱，咱就在他家菜地里埋上盐，她家一年准倒霉。而且骂得越多，咱越有福气。

来福娘本事很大，敢一人蹲在黑漆漆的地方，一见有人来，就学野猫野鬼叫，声音很凄厉。我很害怕，正要站起来跑，却被胖六拉住，说，别怕，她眼睛不好，没看见咱，在吓唬我们哩。我打着他半信半疑时，大家早猫着身子跑到来福家的菜地，如风卷残云，卷心菜、香菜、蒜苗、芹菜抓了好几把。满地菜被偷得七零八落。

月亮的脸从云云层露出来，菜地泛起一片淡淡的月光。胖六爹娘不在家。大家就商量着到他家炒菜。胖六爬上凳子，从厨柜里掏出几片腌猪肉炒菜。大家七手八脚，烧火的烧火，下面条的下面条，切菜的切菜，叮叮当当的好开了。我溜回家拎来一瓶薯酒，在院子里摆好桌子，大伙儿就高兴地喝起来，把嘴吃得油光光的。月亮也来凑热闹，玉盘儿似的挂在天边。

一大早，胖六噙着睡眼，趴在我的耳旁说，坏了坏了，有人在自留地骂人哩。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，走，咱到地里看看去。我们从豆棚出来，正碰到来福娘。她手里抓着个白馒头边走边说。她家的大黑狗摇着尾巴，蹦蹦跳跳跟在后面，好像要来助战。我心里咯登的一阵乱跳，悄悄捅了捅胖六。胖六擦了擦额上的汗，喘喘地说，不是我们偷的。来福娘撸了一下，一双大眼睛瞪得很凶，捏了捏胖六的耳朵说，原来是你们这傻小子干的哪。胖六涨红了脸傻笑。来福娘憋不住了，吃吃地笑了起来，说，昨晚不叫我家来福去玩吗，又不好好拔，把地里的菜踩烂了。来福娘说完，一阵风去了。

偷青的日子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，可是那情景那经常在我脑海里重现，尤其是在生活或工作中，心里烦恼时，回想那童年的岁月，心头像忽然掠过一丝清爽的晨风，使人整个身心感到舒适和爽快。

“老符，你怎么了，哪不舒服呀？”陈大雄问。符永方只顺用手捂着胸口，摇摇头，然后缓缓地说，“不要紧！过一阵就好了。”

当冲锋舟开到村中央时，听见有人在喊道：“救命啊——”

“快，开过去把人救出来！”符永方低声说到。

冲锋舟顺着呼喊声开过去，顺着应急灯和手电筒的光线看见屋顶上有两个小男孩。他们迅速地把他俩救到小船上。冲锋舟在村里转了一圈，在确定乡亲们已经全部撤离完之后，才缓缓地驶出村子。

“老符！老符，你醒醒呀！”陈大雄大声喊道。此时，只见符永方趴在船头上，他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胸口，脸色惨白，豆大的珍珠从他额头上冒出来，他痛苦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快，送医院！”陈大雄命令把船开快些。

“来不及了，快拨打县医院 120 急救车吧。”小符着急的说。

“县医院都被洪水淹了，救护车肯定出不来了。不行，赶快先送镇卫生院。”陈大雄当机立断地说。

“那里近，就住那里送，救人要紧。”在场的人齐声说。

可是，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了！符永方同志因高血压突发大面积的心肌梗塞，人们把他送往医院的途中，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。

符永方，万泉河畔十里八乡老百姓心目中的这座丰碑！带着遗憾，带着许许多多他尚未做完的事情，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与他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……